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三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下　宋　袁樞　撰

宋文圖恢復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兖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

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兵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沖為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冦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鋭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

民在境上者以絶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

以取貲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冦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宜如所請幷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鋭幷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

力却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名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説姚興以取荆州至則敗散為蠻人掠賣為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末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兹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

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覩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夏六月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封琅邪王屯頳川以備宋　到彦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

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督兾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彦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兖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

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度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陽王大毗屯河上禦彥之　冬十月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

高祖滅秦遷其鐘虡於江南有大鐘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驤紿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鐘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驤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

将王皤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将軍陸俟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清和崔模降魏　十一月壬辰加征南大将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犇敗欲引兵還殿中将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

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笛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犇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

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　十二月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

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大守彦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

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

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犇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王嘉朱修之守節拜侍中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彦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

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王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

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户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懐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夏閏六月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来聘且求昏帝依違答之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　六月魏主遣散騎常侍鄧頴来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来聘且為太子晃求婚帝依違答之　冬十二月魏寧朔将軍盧玄来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常侍劉熈伯如魏議納幣會帝女亡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来聘

二十一年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髙濟来聘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　冬十一月魏選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髙凉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顔白鹿私入魏境為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髙凉王那將兵迎驥攻兾州刺史申恬於歴城杜

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兖青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衆北邊騷動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𦍕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㝡不

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令青兖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内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

三曰纂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巳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䂊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内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

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二十六年帝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曽孫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頴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内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戸以汲施大鉤於衝

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塡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鋭氣愈奮將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鎭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

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犇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

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陳憲爲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

也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渡如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来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来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

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
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来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
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
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
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
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吴
人正有斫營伎彼募人以来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
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

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　六月上欲征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竝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

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

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户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氊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

訢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為掎角經略之會實在兹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起王公

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兾徐豫三兖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趣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

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荆

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犇虎牢魏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漢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

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

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畧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絶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

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絶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

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来不知事勢節下有
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吏
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
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
歷城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
為盧氏令使帥其衆為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
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
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

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趨馬頭楚王建趨鍾離高凉王那自青州趨下邳魏主自東平趨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馮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趨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

夜於林中擊鼓魏謂宋兵大至爭渡芑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龎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兠鍪解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别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

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劲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

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魏永昌王仁攻

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
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
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
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
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
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
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
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

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犇盱眙魏永昌王仁曰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

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𦰡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

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為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蹔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

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躄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慱具皆與之復餉氊及九種鹽胡豉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為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

何不遣人来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来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来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犇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

但以之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
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
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
自太尉神筭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
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
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
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
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

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為自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　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凉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犇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

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
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
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案兵不敢救
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
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
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
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
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

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柰何去之
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
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
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
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為患
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
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
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軍保

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粮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

數千人守盱眙自率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壬午内外戒嚴丹陽統内盡户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曁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

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幕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氊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槖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槖駝名馬以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黄甘即噉之并大進鄃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

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来至此非欲為功名
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
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
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
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
出劭使班劒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
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
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

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右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乗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收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

留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絶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幷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懐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

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葢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歙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虀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

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内繫以𦈉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

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救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

許明日驛使至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

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税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三月乙酉帝還宫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保聚鎮軍録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

姓閉其内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籖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别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别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

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犇魏其子軌為魏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秀為中書郎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犇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

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潁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筭遠圖特所奬納不敢蔔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弒世祖三月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著於自

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奬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兾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

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兾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外散

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

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城走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進據洪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渲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　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碻磝敗

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巳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歴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懵憒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宗愛逆節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立子晃爲皇太子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

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雋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

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

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王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决宗愛

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
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
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
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
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
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
馮翊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
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

不恤政事宗愛為宰相録三省摠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黄門賈周等就弒余而祕之唯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宫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

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僕之子也戊申賀與
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
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
廟大呼曰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
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
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
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太子劭弑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　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户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祕之閏正月丙戌始言劭生

六年春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太子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黄門侍郎殷淳女為太子劭妃

十六年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

等

二十九年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揔内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将来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吴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将有符賜主主夜卧見流光如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蛛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

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黄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東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慮語泄濬府佐吴興沈懷遠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視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来書疏

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意謂已必復得之既而且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許

之濬入朝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二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　嚴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掺捕甚急道育變服為尼

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旿家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旿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濬與太子劭必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兾能刻意思愆何意隱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

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顧少寛慮必不上累文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

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勤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将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黙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将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毎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

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持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啟聞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劭詐為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名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

庶子右軍長史蕭𣲖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内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勠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

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来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

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入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啟嘏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

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勍於東堂幾中之勍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啟求受處分勍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犇告濬曰臺內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

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驗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

者斬既入見劭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来所願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内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衂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

將軍營道侯義綦鎮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

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

丞臧凝之等凝之熹之孫也以殷仲素爲黄門侍郎王

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差

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

已爲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龎秀之對掌庫隊劭

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

偃爲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

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隷校尉以其妃父殷沖為司隷校尉沖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史劭料

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并前
代故事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左西屬
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
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
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瑾瑾弟
楷臨川哀王燁桂陽孝侯覬新喻懷侯玠皆劭素所惡
也瑾義欣之子燁義慶之子覬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
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

疾慶之哭入以劾書示王王泣求入内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内外勒兵府主簿顔峻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劾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黄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狥衆王令峻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内外整辦人以為

神兵峻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將軍內史朱修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峻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揔內外以諮議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與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劭欲相慰悅下

詔曰臧質國戚勲臣方賛翼京輦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㓕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　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顔峻移檄四方使共討㓕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㓕以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

赴之南譙王義宣拔張永爲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勲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自爲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爲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鋭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僞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

可自安雖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冤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説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㓜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将吏還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内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

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荆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揔中軍以從劭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顔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峻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峻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何

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令忽誅其
室累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
朝廷舊臣皆不為已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
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
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
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
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
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

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

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内船舫悉驅民家渡水北立子偉之為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陽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兖州刺史建平王宏為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龎秀之自石頭先衆南犇人情由是大震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檀和之為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

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犇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

於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劭加吴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恇怯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州降者相屬己未軍於溧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顔峻出入卧内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禀峻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新降者皆勸元

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等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鬬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

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為之溢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犇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中山王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以濬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

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
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
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
即位儀注已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
者二等改諡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
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
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子以
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

隨王誕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部尚書劉延孫顔峻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先是世祖遣平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

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爲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犇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絶東軍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犇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内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陽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宫庭蕭斌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

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為啟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

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

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瀦劭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犇也濬即與褚妃離絶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太后丹陽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戊子以柳

元景為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謚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禄大夫謚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黄閤殷冲等既誅人為之寒心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脱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

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攺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與衣淑等四家長給廪禄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戍戌以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為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　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又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

雍州質慮其為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將軍司馬徐遺寶為兖州刺史　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顔峻等為公侯　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　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為南兖州刺史鎮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為領軍將軍丞相義宣固辭内任及子愷

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爲荆湘二州刺史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以竟陵王誕爲揚州刺史　秋七月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爲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爲司州刺史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

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改元大赦　甲辰以尚書

令何尚之為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峻為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丙子立皇子業為太子

南郡王之叛

武帝孝建元年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內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

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勋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荆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禀擅用湓口鉤圻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説義宣以為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

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佗人所先若命徐遺寶曾與

驅西北精兵来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驅已為

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

不能為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

我之故人誰肯為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

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為公掃險

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

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

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赵民夔之子也臧敦時為黄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説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兖州刺史徐遺寳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黄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巳

同皆殺之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巳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爲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西平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

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諶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為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為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丙申以

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為兖州刺史三月己亥内外戒嚴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為江州刺史柳元景為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龎秀之為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慆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

知脩之貳於已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胤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遺寶棄衆焚城犇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

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為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為荊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歴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犇散瑜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

壽陽克之徐遺寶犇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焉魯爽以世亂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於采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

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冗從

僕射胡子友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友方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勲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友等犇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龎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朱修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

不克屢為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

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顔樂之説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諶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諶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

走閉戶而泣荆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己未解嚴　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紿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為武昌郡質往投之沖已為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沉於水出其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

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豫章太守樂安任晳之臨川内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弟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荆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誡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

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
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
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無復神守入内不復出
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逃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
去乃攜息慆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内擾亂
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
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
南郡空廨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

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别始是苦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别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彊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

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旣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為便上從之旣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　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為計書未達庚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

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曽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竟陵王之叛

宋武帝孝建二年春二月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為南兖州刺史　冬十月壬午以竟陵王誕為司空

領南徐州刺史
大明元年秋八月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南兖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從来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寛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

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畜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懐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

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密以啟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貶誕爵為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閬使以之鎮為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

使明晨開門爲内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閫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閫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内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摠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聞誕反恐爲慤所害委官間道

欲赴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説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返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内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来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兖先經何福同生皇家

今有何慫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戡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宫帷之醜豈可三緘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内出犇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来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慮誕犇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来會兖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

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
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
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
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
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
卿能為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
衆凡府州文武皆加秩以主簿劉琨之為中兵參軍琨
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

命誕因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護送　六月上命沈慶之為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到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

攻道立行樓土山幷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

闉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濮陽范義為左司馬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

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上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小大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刳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為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初誕自知將敗使黄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

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齎送既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内史楊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擢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黄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張裕孚